

古

文

字

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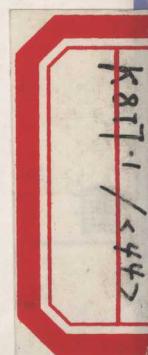
習

叢

甲骨文

何靖 / 編著

上海書畫出版社



1305817

古 文 字 鑒 留 叢 書

GUWENZI LINXI CONGSHU JIAGUWEN

何 嶠 / 編 著



22718611



5817

11月11日借
三月

封面設計
責任編輯
技術編輯

吳 范
蕃 樂
中 春
甌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甲骨文 / 何靖編 . 一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1.6
(古文字臨習系列叢書)
ISBN 7-80635-800-5

I. 甲 ... II. 何 ... III. 甲骨文 - 法帖
IV. K877.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034083 號

古文字臨習叢書

甲骨文

何靖 編著

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市欽州南路 81 號 郵政編碼 200235)

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 × 1194 1/16 印張：3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000

ISBN 7-80635-800-5/J · 1421

定價：10.00 圓

甲骨文書法技法概要

漢字發展的歷史十分悠久，在我國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了一些刻畫符號。但這些刻畫符號迄今發現得還不多，既不完整，也還看不出它們的規律。商代甲骨文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一種古文字，字形已形成體系，有嚴密的規律，出土數量也多。商代甲骨文字的發現，為研究商史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在我國學術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同時，商代甲骨文的發現還為書法創作提供了一種歷代書家都未曾使用過的新書體，拓寬了書法藝術的表現空間，在我國書法史上亦有劃時代的意義。

除商代甲骨文外，一九七七年在陝西岐山鳳雛村還出土了大量西周甲骨，上刻文字九百零三個。但這些字小如粟米，要用十五倍放大鏡纔能看清。所以學習甲骨書法者，一般不以西周甲骨文作為範本。

現在，希望學習甲骨文書法的愛好者越來越多，為了讓這些愛好者在學習過程中少走彎路，本書精選一些較完整，字數較多，字形清晰的甲骨原片和書家的甲骨文書法作品，希望能幫助愛好者們窺尋到甲骨文書法創作的門徑。

一、甲骨文的書刻

我們學習甲骨書法，也應像學習其他書體時要臨摹碑帖一樣，要臨摹甲骨原片。在臨摹甲骨原片之前，我們先要了解甲骨文是怎樣書刻到甲骨片上去的，這對我們掌握甲骨書法的筆法很有幫助。

甲骨文大都是用刀刻的，少量是用毛筆書寫的。

契刻的甲骨文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直接契刻，一種是先書後刻。直接契刻近似于篆刻的單刀法，一刀下去便刻成一個筆畫。直接契刻的甲骨文筆畫瘦硬挺拔，刀筆味很濃，如圖版一全版都是直接契刻而成的。先書後刻的甲骨文字，大致如後世的碑碣，先書丹後奏刀。其筆畫比較粗壯，雄渾莊重，近于銅器銘文，一個筆畫要用兩刀纔能刻成，類似于篆刻的

雙刀法。如圖版二龜版中部字形較大、筆畫粗壯的文字，圖版二六虎肋骨記事刻辭，也應是先書後刻的甲骨文字。

在筆順方面，甲骨文與楷書、隸書以及篆書有很大的差异。楷書、隸書與篆書的筆順，大體上是從左到右，從上到下，寫完一字，再寫下一字。而甲骨文契刻，有的是先刻豎畫，再刻橫畫，如《懷特》八九七前二字爲「」，這是缺刻橫畫的字，若補足橫畫則成爲「」（貞王）。又如《鐵》一二一·四片有一字作「」，若補足橫畫則爲「」（涉）。再如《合集》三六五二八反一版，其中大多字缺刻橫畫：「」—「」（巫）、「」—「」（余）、「」—「」（尊）、「」—「」（告）、「」—「」（羌）、「」—「」（其）、「」—「」（伐），等等。但也有先橫後豎的情況，如《殷契卜辭》所引甲骨片有「」二字，「」是「」（己）字缺刻豎畫，「」即己亥。這一情況印證了《呂氏春秋·察傳》中所載有人誤讀「己亥」爲「三豕」不是虛構之事，同時也使我們有理由認爲甲骨文契刻的筆順與實際書寫的筆順是不一致的。

甲骨文有少量的墨書和朱書，是用毛筆蘸黑色或朱色礦物質原料書寫而成的。就毛筆書寫的方便而言，不會像契刻那樣先刻全辭的豎畫，再刻橫畫，而應是爲了書寫便利，按從左到右，從上到下的筆順，寫完一個字，再寫下一個字，和我們現在書寫的順序大致相同。

由於墨書和朱書的甲骨文很少，我們主要臨寫契刻的甲骨文，但是在臨寫甲骨文時，我們不能過份強調其刀刻味，忽略它與毛筆書寫的關係；同時，我們既要考慮甲骨文契刻的筆順，又不能完全按照這種筆順。這是因爲我們是用毛筆臨寫，而不是用刻刀仿刻的緣故。

二、甲骨卜辭的結構及其款式

在比較完整的甲骨版上，往往有若干條卜辭。有的甲骨版上的卜辭刻得整飭規則，秩序井然，容易辨認；有的甲骨版上的卜辭，刻得錯綜復雜，凌亂失次，不易區別。我們臨寫甲骨文，應該了解各條卜辭的起止，知道各條卜辭的劃分，這對粗略了解卜辭的內容和取法甲骨文原刻的章法是有幫助的。

要將一條卜辭與同版上的其他卜辭區別開來，主要應該了解卜辭的結構組成。一條完整的卜辭包括四個部分，我們以圖版十三上的一條卜辭爲例：

(一)癸卯卜殷貞(二)旬亡禍(三)王占曰有崇其有來艱(四)氣至七日己巳允有來艱自西長友角告曰舌方出侵我示_召聚田七十人五。

(一)是前辭，其中癸卯爲占卜之日，殷爲卜人名；(二)是命辭，即所卜向之事；(三)是占辭，根據卜兆所占斷的吉凶；(四)是驗辭，占卜之後記錄的應驗情況。

但是，只有少數卜辭完整地具備四個部分，大多數卜辭只具有(一)(二)部分。

甲骨文契刻的行款格式多種多樣，與占卜的次序、兆璺的方向、不同的時期與不同的刻手有關。但最基本的行款是直書，即各字由上向下依次書刻。

三、甲骨文的藝術特色

甲骨文基本上是契刻而成的，這就決定了甲骨文的基本風格特徵，就是瘦勁、挺拔。又由于甲骨文在契刻時，往往先刻豎畫後刻橫畫，或先刻橫畫後刻豎畫，因而方折的筆畫較多。這筆畫的瘦勁挺拔與方折就構成甲骨文最基本的藝術特色，也就是刀筆味。

金文和小篆的弧線較多，轉折處多爲圓形，其弧線大都宛轉流暢，尤其是小篆更是如此。甲骨文也有弧線，有弧線的字，粗略估計，至少也有好幾百個，如人(亼)、女(宀)、目(冫)、耳(乚)、自(巛)、又(夊)、月(月)、土(匚)、火(火)、豕(宀)、犬(宀)、隹(宀)、魚(魚)、龜(龜)、東(東)、白(白)、角(角)、貝(贝)、刀(刀)、弓(弓)、皿(皿)、酉(酉)、鼎(鼎)等字以及以這些字爲偏旁部件的字。但由于是用刀契刻的緣故，不如用毛筆書寫易于使轉，其弧線的弧度較小，接筆處見刀痕，不如金文小篆的弧線宛轉流暢。總之，甲骨文的弧線尚不够發達，這使甲骨文具備了又一風格特色——古樸。

甲骨文的構形具有字形無定格的特點，表現爲正反不拘，有時甚至可横向寫，可倒寫，且多合文。如亼(人)可以寫作亼，宀(女)可以寫作宀，得(得)可以寫作得，這是正反不拘之例；又如車(車)可以寫作車，五(五)可寫作五，這是横向寫之例；又如至(至)可以寫作至，革(革)可以寫作革，這是倒寫之例；又如五十可以寫作士，五百可以寫作者，庚辰可以寫作禡，這是合文之例。同時，甲骨文一字多形的情況比較普遍。如兄字有兄、兄、兄等形，鳳字有鳳、鳳、鳳等形，漁有漁、漁、漁等形。此外，甲骨文的某些點畫可以隨意增減，如祭字作

如「𠂇」、「𠂇」、「𠂇」，其中的點數多少不一；又如「玉」字，作「」、「」、「」，其短畫多少不一；又如「中」字作「」、「」、「」，其弧線亦多少不一。以上情況，從文字的發展階段看，甲骨文還存在相當的原始性的現象，對記錄語言的功能有所削弱。但這種原始性却增強了甲骨文的藝術表現力，因為字形無定格、一字多形、點畫的隨意增減，使得甲骨文具備了多變的特點。

許多人以為甲骨文是象形文字，這其實是一種誤解。且不說甲骨文中許多字是假借字，只具表音的作用，即使是大部分字源于描摹實物的形象，這些字象形的意味也已經很弱了。實際上甲骨文中只有為數不多的字能看得出所像為何物，許多字不能一望而知所像為何物。例如「豕」字作「」、「犬」字作「」，這兩個字之前，誰能知道它們是豕字和犬字呢？其原因在於這樣象形字已經線條化、符號化、簡單化了，甲骨文通過豐富的象形底蘊，顯示出相當程度的洗煉、簡潔。「如礦出金、如鉛出銀」，因此甲骨文又具有簡潔的藝術特色。

四、甲骨文的臨寫

學習書法，必須臨習範本，這是古今的通則。郭沫若編《殷契粹編》第一四六八片，上刻十個干支字。郭沫若指出，這十個干支字「刻而又刻者數行，中僅一行精美整齊，餘則歪刺幾不成字」。然此歪刺者中，却間有二三字，與精美整齊者一行相同。蓋精美整齊者乃善書者旁刻之範本，而歪刺不能成字者乃學書學刻之摹伎也。刻鵠不成，為師範者從容捉刀助之，故間有二三字合乎規矩，師徒二人藹然相對之態，情如目前。這說明商代初學契刻者，也須在教師的指導下臨寫範本，這和我們現代人學習書法的方法是相同的。

我們要寫甲骨文，首先要臨摹甲骨原片。在臨摹甲骨原片時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如何用毛筆的『寫』來表現刻刀的『刻』？也就是說我們是要用毛筆重現甲骨文的刀筆味呢，還是主要表現毛筆的韻味，或是兩者同時表現？

首先應該明確的是我們應該用毛筆表現刀筆味。而要寫出甲骨文的刀筆味，主要應做到兩點：一點是純用中鋒行筆，且行筆要穩，不能有明顯的提按，要讓筆畫寫得瘦勁，如果筆鋒有五分的話，只須用一分左右。另一點是轉折處必須是爽利的方折，要寫出這樣的效果，不能用連筆，而應用接筆。如果折畫用連筆寫成，轉折處易成圓弧，影響刀筆味的表現；如

果用接筆，則能較好地表現方折，這種用筆與甲骨文契刻的筆順是相合的。例如寫「臼」字。其筆順是一「匚」、或一「丨」「匚」。

但是我們是用毛筆而非刻刀臨寫甲骨文，必然使我們臨寫的甲骨文在一定程度上顯現出毛筆書寫的效果，其實應有意識地、適當地表現這種軟毫韵味。因為寫甲骨文的理想境界是刀筆味與軟毫韵味的自然、諧和的統一。契刻而成的甲骨文，其本身便有毛筆書寫的底蘊（商代已使用毛筆，并且有先書後刻的甲骨文字），故與毛筆書寫有先天的親和力。而毛筆的軟毫，具有極強的表現力，以毛筆的極其豐富的筆法為主導，以甲骨文的刀筆味為基調，是達到甲骨文書法理想境界的必要手段。

但是，我們在臨寫甲骨文之初，還不能過多地表現毛筆的軟毫韵味，因為這樣做會使我們難以挹取甲骨文的刀筆味，寫甲骨文却不像甲骨文。在初寫甲骨文時，應對甲骨文原有的風貌亦步亦趨，盡取其形。當臨寫嫋熟時，逐漸融入軟毫韵味。此時雖然出規入矩，千變萬化，却不失甲骨文本色。如徐無聞先生早年臨寫的甲骨文，完全忠實于甲骨文原貌。胡小石先生所臨甲骨文，其用筆是得自乃師清道人的灑筆，甚至融入了金文筆意，但甲骨文刀筆基調仍是存在的。這是臨寫甲骨文時進入了有創意的層次。再如饒宗頤先生臨虎肋骨刻辭，充分發揮了毛筆軟毫的表現力，又不失刀筆味，兩者比較諧和地統一起來，堪稱上乘的臨作。

在臨寫甲骨文的時候，我們還要了解甲骨文的結構特點。前面我們說明了甲骨文的藝術特色中有一條是多變，這個特點實際上也是甲骨文的結構特點。甲骨文的獨體字，其落筆處與留空處并不一定都有均衡的比例。有時候存在的一些對稱的字如「𠂇」、「𠂇」、「𠂇」等，這種均衡比例與刻手的水平和風格有關。更多的時候即是這類字也不存在均衡比例，更多的不對稱的字，其結構是疏者任其疏，密者任其密，如「𠂇」、「𠂇」、「𠂇」等便是如此。甲骨文的合體字，其偏旁部件的相對位置並不固定，常見的是左右偏旁對易位置（這是上文談到的正反不拘之一例），並且各偏旁大小也無一定比例，看來刻手尚未意識到偏旁部件之間的大小、疏密、位置高低等方面的均衡。總而言之，甲骨文無論是獨體字，還是合體字，其結構都是無拘無束，純任自然。這為我們寫甲骨文提供了廣闊的自由發揮空間，但從另一面看，其結構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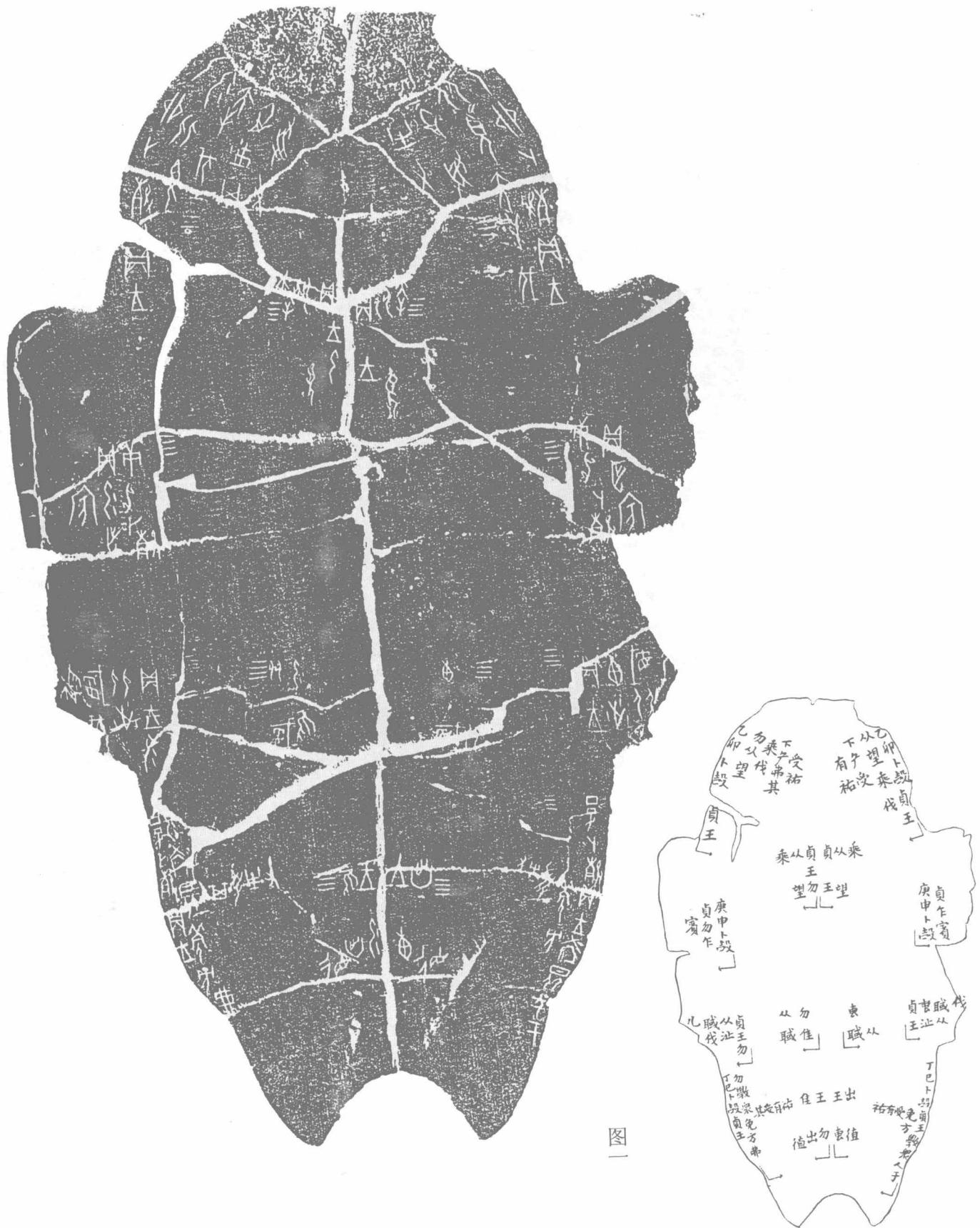
法可循，也給寫甲骨文造成了困難。

在臨寫甲骨文時，也要注意甲骨文的章法。前面我們在談甲骨文的行款格式時，已經接觸到甲骨文的章法問題，指出甲骨文行款的基本形式是直書，多行的卜辭，有右行的，也有左行的；對貞的卜辭，有相對的，也有相背的等等。這些行款格式也是甲骨文章法的形式。甲骨文的章法，與其契刻所用的龜甲、骨版的形狀以及占卜的方式有密切的關係。龜甲、骨版的形狀都不規則，卜辭必須依照這樣的不規則的形狀進行排列，因而卜辭的章法大多數是不規則的，很少有成行成列的方正的形式。又由於在同一甲骨版上，往往契刻了好幾條卜辭，這些卜辭契刻的時間有先有後，字形有大有小，方向或左或右，卜辭位置僅與卜兆相關，故同版上的各條位置和整版的排列並無全盤的考慮。有的甲骨版，全版文字刻得密密麻麻，如繁星滿天；有的甲骨版又刻字不多，疏疏落落，寥若晨星；有的甲骨版，文字刻于版上某一部分，其他部分空無一字。故從整版觀之，有字處布如濃雲，密不透風；無字處又乾淨如洗，空無一物。如果這樣的排列也可以稱作章法的話，只能稱作無序的章法。

甲骨版上的章法，是適應占卜的需要形成的，而我們臨寫甲骨文的目的，是將甲骨文作為書法藝術的形式用于欣賞，因此我們對甲骨文的章法不能完全照搬，應有所取捨。

甲骨卜辭由於要適應龜甲骨版的不規則的形狀而形成的章法，以及整版的無序的章法，在客觀上具有參差錯落、真率質樸、自然天成的效果。這種效果對甲骨文書法創作乃至其他書法作品創作都是十分寶貴的，這是甲骨文章法的實質和精華。為了挹取這些實質與精華，我們還是要從形式入手，這是說在臨寫甲骨文之初，還是應該按照甲骨文原來的章法進行臨寫，以逐步體會甲骨文章法的妙處。

但是，由於甲骨文的章法不適宜於欣賞，所以，當我們于甲骨文的章法有所體會的時候，應將這種章法轉換成平常採用的條幅、橫披、斗方、冊頁、扇面等形式進行臨寫，以便為創作作好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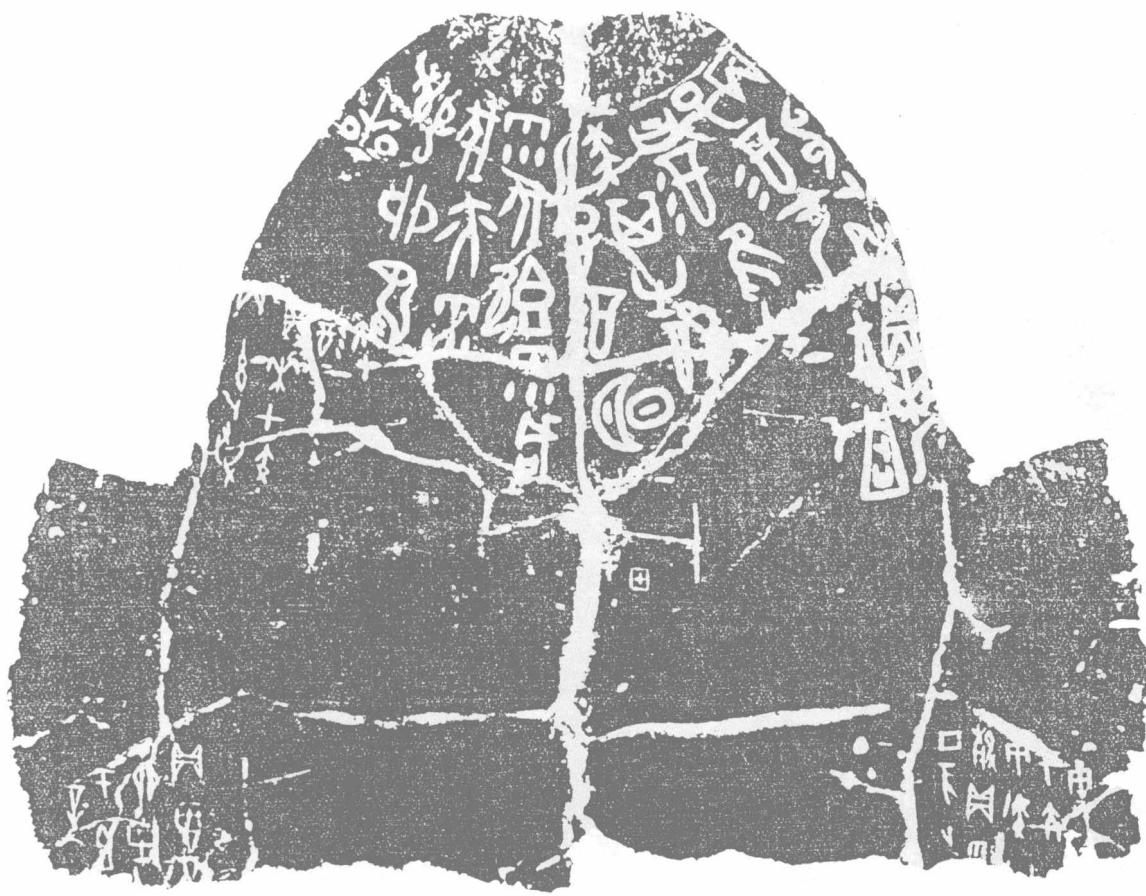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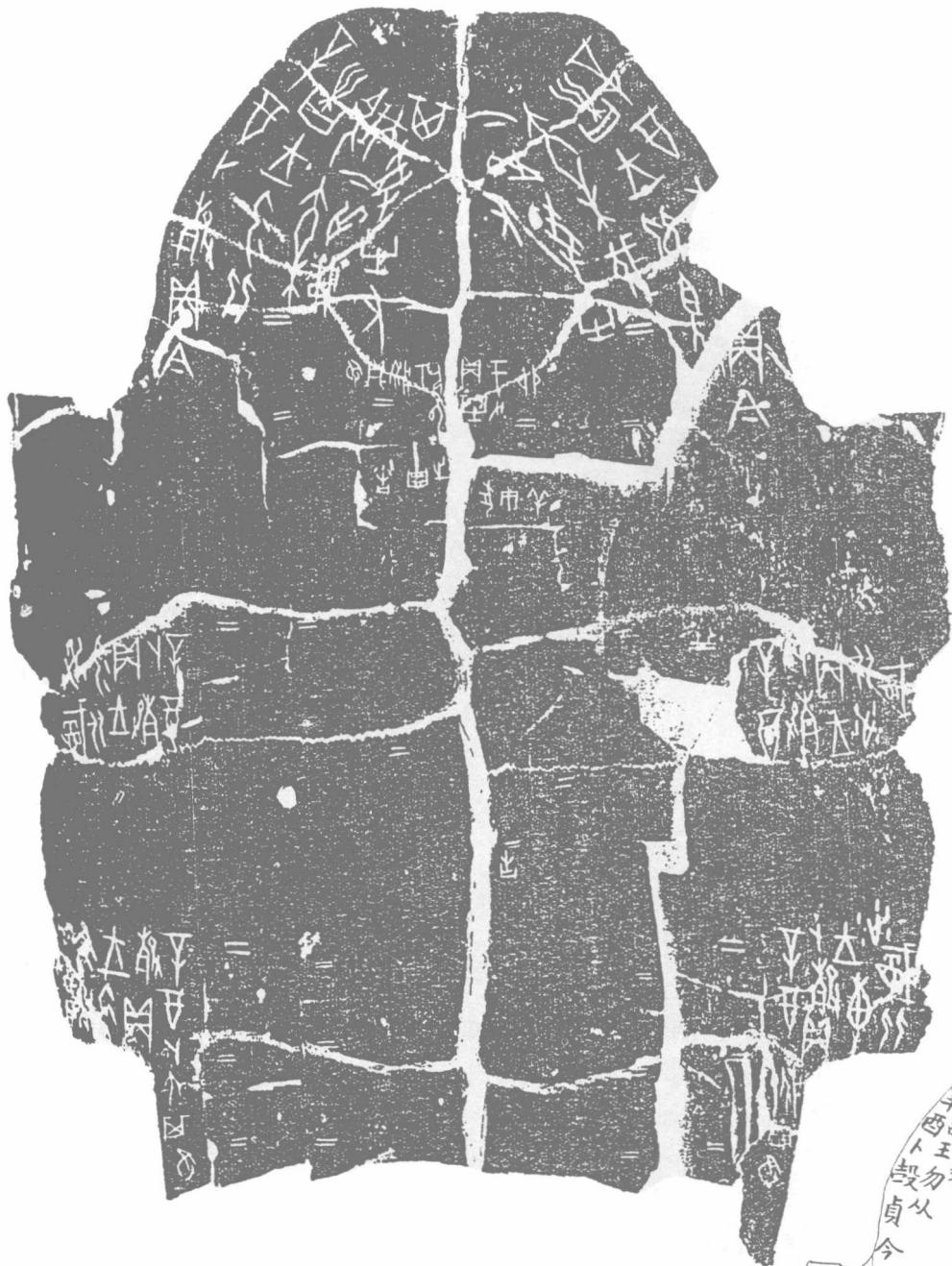


图三





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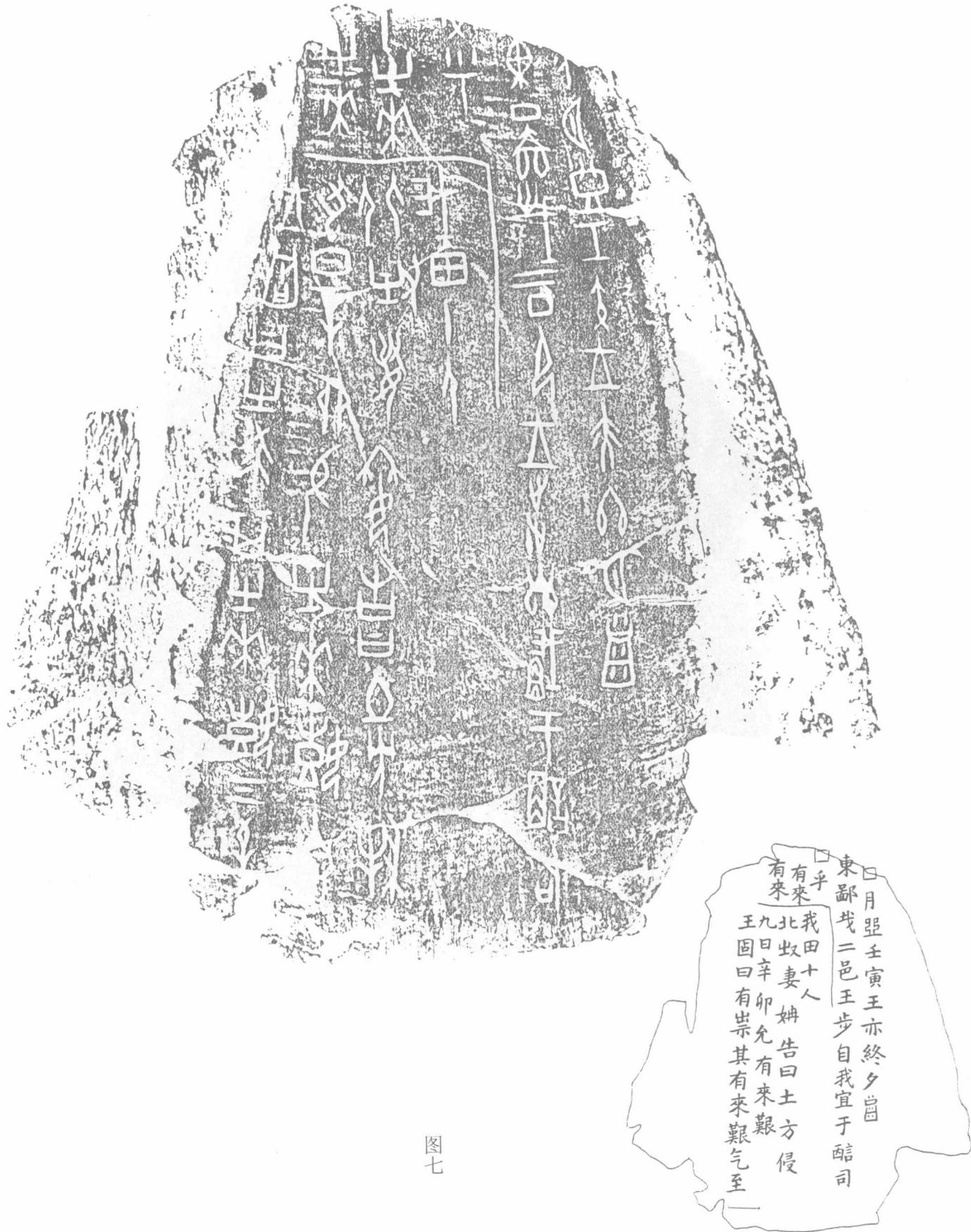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